

怀念——
记录·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怀念

当家姑

□马景瑞

在老家生活的六爷有两儿一女。闺女是老大，小名叫玲，和我同岁，我喊她玲姑。玲姑在娘家地位举足轻重，熟悉的人都喊她“当家姑”。

我和玲姑是在新中国成立那一年一块儿上的小学。她聪明伶俐，又要强好胜，门门功课都学得好，每次考试总拿第一。刚念完初中二年级，六爷得了一场大病，花了不少钱，眼看家里揭不开锅，玲姑毅然决然地退了学。回到村里，十七岁的玲姑在生产队和成年男女干一样的活，挣一样的工分。集体休息时，众人凑在一起抽烟拉呱儿，她到河滩坡地拔草喂羊、挖野菜养猪，一年能喂起两头大肥猪、两只大山羊，卖的猪钱羊钱够全家一年的花销。干到二十三岁，媒人给她介绍对象，有县城的工人，有邻村的帅小伙子，她一一回绝。她说：“我出嫁不出村。”为方便照顾爹娘，她嫁给了小学同学玉春。两人如知根知底，情投意合，又都泼辣能干，日子过得富足幸福。改革开放后，玲姑看准机会，在村里率先办起代销点，经营小百货。玉春除了侍弄地里的庄稼，还经营大蒜、跑运输，一年四季总不闲着。多年来，两口子攒下不少钱，小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玲姑嫁在本村，回娘家方便，抬腿动脚就到了，三天两头往娘家跑，真正做到了“常回家看看”。代销点进来的新鲜糖果糕点，自家蒸锅肉包子、炖只鸡什么的，都要送给老爹老娘尝尝。老人有病有灾，她更是跑前跑后，或请村里医生诊治，或送大医院治疗，日夜陪侍左右。娘

老村的胡同

□孙守名

胡同是老村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老村后面有座莲花山，据说村庄的历史与山的年龄一般。老村树木多、屋多、人也多，当然，纵横交错的胡同更多。

老村的胡同从来就没有个响当当的名字，或者说，根本无人为它们起名。胡同，大都是同宗同族毗邻而居形成。一条胡同少说也有七八家，伯仲叔季时将房屋一字排开，连成相对完整的一体。这里的胡同，那么多户人家大门全都朝着相同方向而开，面对的自然都是一堵厚厚的墙壁。换句话说，胡同里的人家没有一家有对门的，“门当户对”，在这里似乎行不通。

老村的胡同比不得北京的四合院。四合院相对封闭，人们的心态往往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而这里的人们心态开放得很，串门是常有的事。农家春耕秋收忙，手头的农具缺东少西时常发生，互相帮衬也就习以为常。不仅如此，这家的鸡鸭鹅狗跑进那家的棚圈也不足为奇。要为这事争吵起来，整个老村都会笑话你。老村这一点，特别让城里人艳羨。这种开放的心态和祥和的氛围，与这种胡同的构成是分不开的。

胡同里家家栽种各式树木，这在老村是不成文的惯例。院落里，枣树、槐树、榆树、石榴树等应有尽有，但几乎没有杨树、柳树、桑树，这些树全都要栽到村外。听老辈人讲，过去老村每年都要挨饥受荒，青黄不接时，那些院子里的树叶、树花、树果帮了大忙。大家感恩那些树，也从不辜负人。树和人、人和树，在老村，有着独特的意味，用“相依为命”也不为过。

其实，胡同是一种世代传承。当初创建胡同，也许就一两两位老

世间再无俺姥娘

□王其强

姥娘，您真的走了吗？连续几天，您都出现在我的梦里。梦中的您跟往常一样站在大门口迎接我。您为什么不说话？就那么笑吟吟地看着我。姥娘，您真的走了吗？

今年的7月7日，农历五月十九，姥娘走完了她82年的人生。

姥娘的身体一向很好，就在十多天前，她还在院子里帮舅舅收拾麦子，哪知在姥娘蹲下身子搓麦粒时，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动弹不得。舅舅赶紧喊来医生，经诊断姥娘是突发脑梗塞。姥娘操劳了一生，一辈子忙忙碌碌，最后还是在劳动中倒下了。

记忆中，我第一次知道姥娘还是在东北生活的时候。每年快过年时，我家都会收到两个包裹——那种用棉布缝制的布袋，一个里面装着花生，一个里面装着大枣。花生个大，子粒饱满，大枣也是个顶个的甜。我妈说这是姥娘一个个挑出来，从山东老家寄来的。十多岁的我于是知道了在关里有个给我们寄好吃东西的姥娘。

1986年，我们全家搬回山东老家。这一年8月，姥爷突患脑溢血去世了，年底爸爸也因肝癌去世了。真是连遭不幸，祸不单行，接连的打击都落在了姥娘身上。那时候，我家为给我父亲治病已经把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，真可谓家徒四壁，是姥娘今天送来一瓶棉籽油，明天让舅舅赶着驴车送来一车棉柴，后天又让大姨送来一车麦子……总算让我们娘儿仁挺了过来。后来，在姥娘的张罗下，妈妈又建立起一个新家，我和哥哥好歹没有辍学，姥娘这才放下一桩心事。

但事情一桩接着一桩，姥娘又开始操心我舅舅和小姨的婚事。说起舅舅的婚事，我至今仍记得姥娘那次发火，那是姥娘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火打人。当时，我正好住在姥娘家，那天晚上，姥娘和舅舅、小姨一起商量舅舅的婚事。我刚钻进被窝，就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。这时我听小姨说：“这个事儿反正一个巴掌拍不响。”“啪——”一个响亮的声音，接着就听姥娘说：“你看响不响？我叫你多嘴，你有什么事？”然后小姨捂着脸从屋里冲了出来。平时跟谁说话都慢言慢语的姥娘，没想到也有这么大脾气。

在姥娘的操持下，舅舅和小姨先后结了婚。按说姥娘完成了任务，也该歇歇了，可她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地里的活，场院里的活，哪个也落不下。

有几年我在姥娘家帮着舅舅收麦子，年近六十的姥娘和我们一样在场院里干活。那时候还没有联合收割机，割麦子、住场院运麦子全靠人力。我和舅舅从地里往场院里拉麦子，姥娘就和小姨在场院里铺场(把成捆的麦子铺在地上晾晒)，到晌午再请拖拉机来给轧场。天越热越要在场院里忙活，姥娘脖子上搭一条毛巾，和我们一块儿起场、扬场、

逝者档案



- 姓名：李月娥
- 终年：82岁
- 籍贯：禹城市辛店镇张集村
- 生前身份：农民

漫场。尤其是漫场，姥娘绝对是好把式。直到今天，我还清楚地记得姥娘教我怎么漫场——“前手高，后手低，让扫帚尖轻轻掠过麦堆，这样就能把麦芒子全扫出来，剩下的就是干净的麦粒了。”在场院里忙得差不多时，姥娘就赶紧回家忙活做饭。等我们回到家，姥娘早准备好了饭菜——一碟油炸花生米，一盘麻汁黄瓜，一盘切好的咸鸭蛋，一海碗西红柿鸡蛋汤，还有一大锅熬好的大米稀饭。直到今天，我还记得姥娘一个劲儿劝我吃咸鸭蛋，说：“吃这个干活有劲儿。”其实，那时候我才十多岁，顶多给姥娘搭把手。

记忆中，姥娘曾对我说，“你姥娘就是个操心受累的命。”也许是操心的事太多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姥娘开始抽烟喝酒。我曾仔细观察过姥娘抽烟，姥娘点燃一根烟，深吸一口，眼睛眯着，若有所思，任凭烟雾在身边缭绕。每每此时，姥娘都在想什么呢？这是我心中的一个谜。

每次到姥娘家，我都劝她少抽烟少喝酒。姥娘总呵笑着说：“放不下了，再说我这身子骨不挺好的吗？”的确，姥娘身体真的很好，80多岁的人了，眼不花耳不背，一年到头，姥娘很少感冒发烧，更别说吃药打针了。

前年春节到姥娘家拜年，正赶上舅舅喝多了酒。为了照顾舅舅，当晚我就住在姥娘家了，这是十多年来我头一次住在姥娘家。直到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，姥娘对我说：“‘外甥啊，原来总说你们是‘外甥狗，外甥狗，吃饱了就走’，这回你走不了了。住姥娘家吧……’”当晚，我安顿好舅舅，就和姥

娘在一个炕上通腿睡觉。后来，母亲对我说，你姥娘当晚心里犯嘀咕：外甥在外面工作这么多年了，会不会嫌弃他姥娘啊？我听了，鼻子一酸——姥娘啊，我就是走到哪儿，您也是俺姥娘啊！当外甥的怎么会嫌弃您老人家呢？

2012年春节，我带着6岁的女儿回老家过年。因为孩子不适应家里的寒冷，当天就感冒了，妻子还要赶着上班，照顾孩子的重任就落在我身上。如此一来，我就没法去给姥娘拜年了，心里总感觉跟装着一个事儿一样。是啊，一年到头，也就逢年过节才能去看望姥娘，今年却去不成了……

大年初五，心里感觉不是滋味的我给姥娘打了个电话，向她老人家解释。姥娘却在电话那头嘱咐我好好照顾孩子，别挂念她，等有空的时候再去看她也不晚。最后姥娘像是自言自语般对我絮叨起来：“你姥娘过了这个年就82岁了，还能再活82年吗……”听了姥娘的话，眼泪在我眼里打转，我知道姥娘也想念我们啊，哪个老人不愿意过年过节时，孩子们都聚到自己身边！

到了3月份，我又一次回老家呆了两天，这一次，我心里惦记着一定要去看望姥娘。不成想，给舅舅打电话才知道姥娘没在家，她去小姨家帮着照顾不到一岁的重外甥闺女了。我当即买了营养品，又给姥娘挑了一双老北京布鞋，和母亲一路赶到了小姨家。

终于见到姥娘了！那天姥娘特别高兴，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开了，连连说，“俺外甥追到这儿来看他姥娘了！”姥娘穿上紫红色的布鞋，在屋里走了几步，说：“俺外甥眼力就是好，穿上正好正好的。唉，你花什么钱啊，你姥娘又没光着脚。”临走时，姥娘执意要将一鞋盒不知啥时候装好的笨鸡蛋塞给我。我说：“留给您老人家吧，您这么大岁数了，正需要补补。”姥娘说，“你姥娘身子骨硬着呢，再说了，你来看我，我就知足了，证明俺外甥没忘了姥娘……”

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竟然是我和姥娘的最后的一面。我真的后怕，如果不是“追着”去看望姥娘，可能真的就看不到俺姥娘最后一面了。难道冥冥之中，这是上天的安排？而让我抱憾终生的，本来答应今年接姥娘来德州我家住的，因为去年姥娘被我表弟接到了青岛，她老人家就说，“今年到青岛这个外甥家，明年到德州那个外甥家。”可我却却没有满足姥娘这个小小的愿望。姥娘，您为何就这么匆匆走了？

送葬那天，经过和姥娘一起干过活的场院，经过姥娘领我摘梨的那片梨园，经过姥娘教我扎棉花包的棉花地……物还是，人已非，哪里还有我的姥娘呢？今后再到姥娘家，谁还会在胡同口跟村里人说“不跟你们聊了，俺得回家给俺外甥整俩菜儿去”？

从此，世间再也没有俺的姥娘了。

投稿信箱：
www.3207@163.com

